

《劝发菩提心文》讲话

——讲于台北善导寺

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是祖师所作，来劝导后学之人，都应当发起菩提心来。这篇文字从开始到结尾，都是劝导学佛的人务必发起菩提心的道理，因此称作是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。这既不是经，也不是律，更不是论，可是在全篇文章里，实际包含了经、律、论三藏的教理。

修学佛法最根本就是要发菩提心。我们学佛，虽在众生数而未得成佛，好在都具有这菩提心。只要能启发它，众生自然得度，佛道自然得成。

中国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方，学佛的人多数知道“发菩提心”这个名词，大家口中也往往会提出发菩提心。那么菩提是什么？菩提心又是什么？要怎样来启发它呢？许多人不明白！因此祖师撰述了这篇文章，实在有它的深义在。求学大乘佛法，发菩提心最重要不过。

如果不发菩提心，就不是大乘佛法了。大乘经典如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《金光明经》等，都对菩提心的意义，做了详细的说明。无论哪一部经、律、论，都有劝发菩提心的道理。

就戒律来说，我们在求受菩萨戒时，在正受时，戒师总是会这样问：“你有发菩提心吗？”我们就当恭敬地回答说：“已发菩提心。”要是没有发菩提心，便失去受菩萨戒的资格。《梵网经·菩萨戒本》里面要人发菩提心，否则就不是菩萨。因为发菩提心是行菩萨道的动机。《菩萨戒本》里面明确指出：要是没有发菩提心，那就犯了轻垢罪。由此可见菩萨之所以被称为菩萨，主要在于已经发菩提心。

发菩提心是非常尊贵的，佛经中拿譬喻来讲，好比有一大龙王，它头顶上戴了一顶相当大的如意妙宝王冠，所以不论什么怨敌，见了自然退避三舍而不敢侵犯。这譬喻人如果发了菩提心，等于是一位菩萨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王冠——一颗珍贵的菩提心以及大悲心缀成的妙宝王冠，这样任何恶道的有情，或天魔外道等想来吓唬他、侵犯他、诱惑他、恼害他，也都无可奈何，到后来只有知难而退。发菩提心之可贵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唐朝时有一位学佛有相当造诣，曾经亲近过不少大善知识，参禅开悟的居士，名叫裴休，身为一国的宰相。

宰相官位甚高，主理一国政事。他作了一篇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阐扬菩提心的道理，曾经在当时流通一时，可惜到后来渐渐失传了。

现在我讲的这篇，是清朝著名祖师省庵大师所作。这篇文章着重于对初发心者的启发，以非常浅显的文字、简洁明白的理论来启发人们当发菩提心。它充满警觉性，浅白、易懂、好读而又感人。

这篇文出来之后，相继讲说、注解的学者，也出了很多部，都很有研究的价值。像这样好的、有价值的、具高度启发性的文章，不是经，但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佛说的经一般的可贵和真实。不是律，但是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佛定的戒律一样的重要。不是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作和菩萨所作的权威的论典同样的权威且神圣。它实在是和经、律、论平等，没有高下的分别，它实在是极有益于我们修学佛法的借镜。

解说本文的题目

依三藏来讲，经有经的题目，律有律的题目，论有论的题目。我们讲经、律、论的任何一种，首先要讲它的题目，不论是详细地说，或者简略地说。因为经论的题目，就是全部经论的眼目，等于人的身体，以头部的

眼睛，所谓灵魂之窗最重要。没有了眼目，就很难指挥手脚四肢动作、走路，做任何事都不灵光，好比一个废物了。再说题，也就是一篇文章的总纲，“文”是一个题目的别义。总纲究明，有大体上的认识，那么对别义——全文内容，也就有相当的眉目。本文具通、别两题，“劝发菩提心”这五个字是别题，因为和其他的文章有别的缘故。至于“文”这个字是通题，所谓通是通于其他的“文”，其他文章也都可以通称为“文”，例如，《云栖放生文》《西方发愿文》《龙舒净土文》都可称是“文”。佛说道理的“文”是很多的。

“劝发”，劝是劝导、劝化或者劝勉的意思。本文当中举出了十种因缘，全都是古德诚恳劝勉后学的文词。劝导人们本来是佛，因本具佛性，然无明所误，遂为众生。那么我们就应该返迷归悟，称性起修才对。又劝化听本文的人，当发菩提心，出离生死苦。更劝勉发菩提心的学者，要实行难行能行、难舍能舍与难忍能忍，要坚固菩提心。

“发”是发明和发起的意思。听闻了长者大德的劝解，要发明本具的自性真心，那就是转迷开觉，明了向道，趣菩提心。再者既然承先贤大德所劝，而且明白了个中的道理，当然就要发起菩提心来。然后要使念念增长，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，因此即是发展的意

思，要好好地发展这菩提心。

“劝发”这两个字，是修法。既经劝发，必依菩提心而起菩提行，修一切修行的法门，求证菩提的大道。

“菩提”，这两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是“觉”，“觉悟”的“觉”，这个“觉”不是世俗所说的感觉、知觉而已，和陶渊明所说的“觉今是而昨非”还是有一段距离。这个“觉”是纯粹的正觉，离开了一切迷惑、混乱、污秽，是完完全全的清净的觉。行者若发求正觉之心，发愿成佛道之心，都叫菩提心。

“心”，通俗地来说，就是我们日常思虑的心，我们如果想到了善的一面就是善心，相反地，想到恶的一面就是恶心。我们做人是这个心，要成佛也在于这个心，下地狱也在于这个心。

依佛教将“心”分为下列四种：一、肉团心：父母生的有血有肉的脏，属五脏之一。像是莲华开合的样子，乃是意识所依，却是没有知觉性的。二、缘虑心：这是我人见闻觉知，对境攀缘而起分别、思虑作用的妄想心。它是随境的生灭而生灭，是虚妄的、不实的，就像海面上的波浪，只要风一吹动就涌起，如果风息了，浪波自然地也息止了下来，因此根本没有实体可言。三、积聚心：这是第八阿赖耶识。由于第八识体，是集聚了眼等诸根与色身的身、器世间和善恶的种子的缘故，称

作是积聚心。四、坚实心：坚固并且真实的心，乃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且常住不变的心。

我们应当发菩提心，这菩提心就是道心。谈到道心，要说明菩提分为三种：

第一，真性菩提。所谓“真性”是指真如自性，不论圣人与凡夫都同样具有，迷的时候是凡夫，悟的时候成圣人。迷、悟虽然不一样，可是生佛却是平等一致。正如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大地草木，蠕动含灵，本元真如，即是如来成佛真体。”可见生佛无异，有情或无情都同是一体，只不过在有情分上我们叫它是佛性，无情分上我们叫它是法性罢了。真性菩提是以理为道，约有情众生来说，人人本具的佛性叫本觉，也就是真实不虚、没有变异的如如理。

第二，实智菩提。“智”是智慧，“实智”是真实的智慧，这和世间的世智辩聪是显然不同。因为世智离不开生死，然实智却能称菩提，即称如如理，所起的如如智，又叫作始觉。依这始觉的智慧，反照本觉的道理，照彻心源，真实了知，就是根本智以及实智。

第三，方便菩提。即是以逗机设教为道。所谓“方便”就是权巧施設，先鉴众生机宜，看是用什么身能得度他的，就现什么身去度他，用什么方法才使他信服的，就运用什么方法去说服。总之，要权衡所对的对象、所

处的环境来方便用各种方法去化度一切众生。即是从根本智所起的后得智，又叫差别智及权智，相机施教，才能收到如期的效用。

菩萨修行，最先要发心，就是发出大悲心。以现在的话说，发心也就是立志。假定不是这样，一切万行都无从建立。大悲心是怎么样的？就是菩萨慈眼看这世界一切众生都如同他自己的儿子那样，当然儿子饿了必须要给他吃，渴了就要给他喝，冻了就要给他穿，病了就要给他治。身为父母应怀一颗悲心，不惜一切来护念自己的儿子，拔除儿子的苦恼。菩萨能够将大地众生当作儿子一般的看待，时常想方法要救拔他们除苦得乐，真是悲心无量！

依据《起信论》上面谈到“三心”——真心、深心、大悲，也即是菩提心。上面讲过，怀平等慈悲心欲救拔一切众生出生死苦的，便是大悲心。“真心”是正念真如法，不着二边，起智观照真如正理，就自然契菩提心体。“深心”是乐修一切善行，认真地修世间、出世间自利、利他的一切善行。由于菩提是觉，这个“觉”含有自觉、觉他，要人自利、利他的意思。因此劝发菩提心，就是劝发学者务必把握这“三心”，如实做到，而趣入无上菩提。

根据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善男子！菩提心者，犹如一

切佛法种子。”用个简单的譬喻作说明，譬如地质、水分、肥料以及阳光，这些因素和稻种会合，才会发出稻芽来。再者，这几种因素如果拿来和麦种会合，便发出麦芽来，这是“共因”的缘故。如果麦的种子，和这些因素会合，却要它生出稻芽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。

那么，佛的芽因就跟麦种只生麦芽不会生别的芽一样，这是不共因故，而证得空性之慧，由于是水土等外缘所促成，这是三种菩提共因的缘故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偈上说：“信解大乘种子父，能生佛法慧为母。”龙树菩萨也说过：“不论无上佛菩提，声闻独觉亦当依，此是唯一解脱道，除此决定无余等。”这就是说，智慧所证空性，大小乘皆当依据，但以发菩提心及菩萨行，始能判别大小乘之分。

再说“菩提心”的印度原文是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译成中文是“无上正等正觉”。正觉是拣别凡夫不觉，也拣别外道邪觉。凡夫不觉，不能觉悟种种迷痴不当的事，因凡夫在迷，背觉合尘的缘故。佛在世时有许多宗教研究家，在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，他们都宣称是觉悟者，他们的教理是对的，并且也证得涅槃。事实上都不是正确实在的觉悟，他们的涅槃也不究竟，并非真正可以了生死，他们只能说是邪觉而不是正觉。正觉是要超出涅槃生死解脱，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地。

大凡超出三界、了脱生死的阿罗汉固然得方便涅槃，不用再轮回生死，算是真实的觉悟，获得无上的真理。虽说是正确的觉悟，但还是不够的。因为那并非是“正等”，仍然美中不足。须知阿罗汉都只顾自己修、自己了，十足是求自度的自了汉罢了。

佛经里面用“焦芽败种”这一形容词来形容阿罗汉，意思是，好像种子的芽经火烧过，就不再发起，属于颓败无用的种子，什么成分、色彩、营养都谈不上。既然把阿罗汉说成如同腐败了、不能萌芽的种子，哪里还有什么作用？虽然得到正觉不错，然他的觉悟毕竟不平等，不是“正等”的，只知自利而不知利他，这不是学佛的目标。

学佛的目的何在？什么人才是正等正觉？唯有菩萨。菩萨将所有痛苦事，一己勇敢地承受，却把快乐赋予他人。菩萨总是以先觉的立场去觉后觉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，这样的觉悟才是平等的。虽则是自己已觉悟，尚须进一步令他人也觉悟才满足，这便是“正等”。不过，正等正觉的菩萨头顶上还有佛，因而菩萨不能称作是“无上”，无上的是佛，佛之上再无其上的了。

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译作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主要是鼓励人们要达到佛的地步，方可称为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，我人不仅要效法菩萨，求证菩提，进而要向佛学

习，求证佛道。所以，发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，菩提道也即是成佛之道。今天每个学佛的人应修学菩萨，胸怀大志，尤其要求无上道——做个大心菩萨，要成佛。

我们千万别小看了自己，要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，趣无上道，最后就是要成佛。“这很难的啊，我行吗？”的思想是绝对要不得的。古德说：“彼既丈夫我亦尔。”也就是说，他是大丈夫，我也是一样。我何尝不能具有雄心壮志，做大丈夫应做的事呢？另外有句话“舜何人也，尧何人也，有为者，亦若是”。尧、舜是圣人，是君子，是我们向其看齐的可敬对象。尧也好，舜也好，圣人和我们相同是个人，那么他们所能办到的事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办到呢？因此有为的人应该希圣希贤，立志做一个圣人。

佛、菩萨呢？是出世的大圣人。但是佛历经千辛万苦的修行才成为佛，大乘菩萨原本也只是凡夫，然由于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，才成就为菩萨。佛和菩萨也是因人而成，那么，只要我们肯认真地去修，肯努力去学，有上进心，有大愿望，还怕有一天我们成不了佛、菩萨吗？

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、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看轻自己，贬低自己的人格。我们原本具佛性，和佛、菩萨有相同的地位，这无明不觉的愚痴应用般若智慧来打破。

我们切莫认为业障重，便不敢指望成佛。要晓得佛之所以成佛，菩萨之所以为菩萨，就在于他们有菩提心、发菩提心，更蔚为菩萨行，证得菩萨道。我们由此要发起、发扬这本有的本觉佛性。

不过，这菩提心要是缺乏适当的人来劝导，恐怕就发不起来，那是令人遗憾的事。这篇文章说明了劝导众生要发起菩提心，我们一旦发菩提心求学佛法，将来的成就一定不亚于任何佛菩萨。

这篇文章主要是劝导一般学佛的人，全都要发广大菩提心，内容专门叙述有关发菩提心的道理，警惕我们要及时迷途知返，故此叫作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。

本文的作者

古杭梵天寺沙门实贤撰：

“古杭”就是现在的杭州。杭州是中国著名山明水秀、风景如画的地方，那里不乏名刹丛林，比如谁都听说过的灵隐寺，也就是在杭州。

“梵天寺”在杭州的凤山门外，在宋朝时兴建，有一段时期衰落，然而到明朝的时候，又再度地兴盛起来。初期的梵天寺，比较重于参禅和念佛，后来改名梵天讲寺，这个道场就比较着重于讲经说法了。

“沙门”这两个字是一般出家人的通称。“沙门”是印度话，译成中国话本来是“丧门”，虽然这与译音较为接近，但是丧是丧事，丧门更是不雅的文字，且不吉利，所以后来又译作“沙门”，也就是“勤息”的意思。不过这并非指勤劳后休息那样的肤浅、简单，而是教人明白做到“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”。我们持戒修行，要求定、求佛法智慧，因为戒、定、慧是三无漏学。出家人修出世间无漏法，须殷勤而认真地修持。何况众生无量劫来都有贪、嗔、痴的根本烦恼，如果不能除去这根本烦恼，又怎么学佛呢？

“实贤”就是实贤大师，也即是本文作者省庵大师的别号。实贤省庵大师，是出家修行人，为拣别他不是普通一般在家的人，是出家用功修行的比丘，所以在他别号“实贤”前面冠上“沙门”这个名词。至于“实贤”，是他师父替他取的法名，意思是古人所谓的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”的意思。浅白地说，看到贤人君子有值得学的地方，就向他学、向他看齐，尽量吸取别人的优点。反之，看到不贤、品行不好的人，还要自己反省是不是和他一样。要一发现有错了，得立刻改正过来。他师父对他的期望并没有落空，一如“实贤”这法名，大师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贤人君子，是老老实实修行的人。

“撰”是指撰述、写作的意思。这篇《劝发菩提心文》是沙门实贤所写。在什么地方写？在杭州的梵天寺。所以这篇文章的开头写作者为：“古杭梵天寺沙门实贤撰。”

接着要讲省庵大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省庵大师生于清朝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一六八六）八月初八日，江苏省常熟县人，俗家姓时，他父亲是位精通儒学的人，母亲姓张，颇具妇德。非常奇怪，他生下来就和其他的孩童不同，他不吃荤，只吃素。由于在幼龄时，他父亲就去世了，慈母便对他更为呵护。但了解此儿很特别，具有宿世善根，于是在他七岁时，便把他送到常熟清凉庵出家，在容选大师门下为徒。到十五岁，他正式披剃，二十四岁到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。

大师聪明过人，世学方面，精于书法、诗词，经典方面，凡读诵过，就过目不忘。有一次在普仁寺见到一位出家人死了，更加憬悟无常道理。是以受了比丘戒之后，精勤向道，严持戒律，甚至每天仅吃一餐，晚上常常都不睡。他还努力研究教理，以便学成后讲经说法，利益众生，他研究得很透彻的是性、相两宗的学说。当时他参了有德望的禅师，就是崇福寺的灵鹫和尚。

他本来有着不错的根机，再加上明师的指点，因此只参了四个月左右就开悟了。他说：“我的梦觉醒了！”

人生犹如一场大梦，有人说：“大梦谁先觉？”只不过世人往往执迷不悟，甘于在梦境里陶醉，在长夜里昏睡。可是大师呢？梦醒了，实际上也就是开窍了，从此对禅理非常的透彻，而辩才无碍。灵鹫和尚十分赏识他，要他留下来。他却不想接受，满怀感激之情告别了，去到真寂寺禁足。

所谓“禁足”，是禁止自己出外，一天到晚关在房里用功的意思，禁足的另一名词是“闭关”。他就这样静下心来，白天看“藏经”，晚上专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，解、行并进，足足三年的时间，出关了。寺众便恭请他讲《法华经》，这是他第一次升座讲经说法，却讲得头头是道，舌灿莲花，全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法喜充满。

然后，大师为了瞻仰佛陀舍利，特地去宁波阿育王寺参拜佛陀的真身舍利。他燃指点灯，发下四十八愿，来供养佛身舍利。大概是至诚感应的缘故吧，佛舍利就当下放光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这时候适逢二月十五佛涅槃纪念日，他就集合了许多在家、出家学佛的人，举办了涅槃大会，广修供养，又定每年佛涅槃日，讲演《遗教经》和《弥陀经》。更为勉励当时四众发菩提心，住持如来正法，就写下了这篇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这就是本文的来由。

这篇文出自大师的诚心，文字浅白，意义深远，易

读易懂，至情至圣，当时许多人读了，都被感动得忍不住要掉泪。有人说读李密的《陈情表》而不落泪，是不知孝道，不可以为人。我认为读省庵大师这篇《劝发菩提心文》而无动于衷的，也就不配称为出家人了。

大师住持的名刹，计有永福寺、普庆寺、海云寺、梵天寺等，可说化度了很多的学佛者，最后在梵天寺住持法席。雍正十一年（公元一七三三年）四月初八佛诞日那天，他预知时至，当时就对寺众说：“明年的今天，我要往生。因此自今日起，不能再花那么多时间在寺务上面，我要闭关专心念佛。”在关中，一天当中要念十万声佛号，精勤不懈。除了利用一寸香的时间和人应接开示、指导学佛外，其余时间都在用功。

雍正十二年（公元一七三四年）的四月十二日，他告诉寺众：“十天前我就见到西方三圣降临空中，今天又重现，我不久就要往生了。”说完后，将寺内各事详细交代一番。有人请他留个偈言，他挥笔写就。这首偈写的是：“身在华中佛现前，佛光来照紫金莲。心随诸佛往生去，无去无来事宛然。”写后，沐浴更衣，便不再进任何饮食。到了四月十四日中午，召集了四众弟子，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生西，世寿四十九岁，当时异香满室，呈现了许多瑞相。

大师圆寂的消息传出后，各地弟子都纷纷赶来瞻仰

遗体，弟子几乎都来齐，人人都露出悲伤的神情。谁知这时大师忽然睁开眼睛安慰大家说：“你们不必那样悲伤，我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呀！况且我是去去就来，你们应该明白，生死事大，轮回很可怕。所以重要的是各自净心，念佛用功，记住我的话吧！”说完，在大众充满惊愕的表情下，又念佛往生去了。像大师那样，能够修行到来去自如，是何等的洒脱啊！如果不是过来人，不是历代祖师，谁又能轻易办到？

大师在往生时尚且现身说法，无非是证明一件事，我人专心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的境界，西方教主阿弥陀佛自然会来接引。念佛往生，功不唐捐，却是一点都不假。

大师是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。一般人都知道，在他以前有第八代的莲池大师，在他以后有人人敬重的印光大师，是第十三代祖师。凡对念佛法门修持得最好，对学佛修行人有很大贡献的，人们才尊他为祖师。这位大师一生所写的诗文以及《西方发愿文注解》等几篇文章，后人将之编在《省庵法师语录》里面。在《续藏经》里，也保存了《省庵法师语录》。

以上对这位净土宗一代祖师的生平、参禅念佛、度化群生的经过，不过是作简单扼要的介绍，如果想知道得更详细，不妨参看《净土圣贤录》以及《省庵法师语录》这两部书，有关省庵大师的传统记载，自然较为详尽。

本文讲解

1. 绪言——序分

讲解本文，仍然要按照一般讲解经论方式，也就是依照三分科经的方式，将全篇文字分成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段来解释。从“不肖愚下凡夫僧实贤”至“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也”是本文的序分，从“此菩提心，诸善中王”到“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”是正宗分，从“如是十缘备识”到文的最后是流通分。

再说，一般经典序分，都具有通、别二序，通序又称作证信序，凡佛经正文一开始，总是以“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……”等六种成就条件，证明那部经确是佛陀金口宣说的法音。别序又称作是发起序，就是说明那部经的动机，为什么要讲那部经。这篇文是中国近代祖师